

网络原名  
《启程》

明开  
夜合

著

# 日、夜、恋、人



明开夜合

人气经典

杨静&杨启程

锥心之爱

推着太阳的人带走了一个人。  
留下另一个人。  
捏着将熄的火柴。  
夜又黑又长，  
前方是无垠的雪原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网络原名  
《启程》

# 月夜恋

夜明  
合开

/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白夜恋人 / 明开夜合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594-1103-7

I. ①白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9691号

---

书 名 白夜恋人

---

著 者 明开夜合

责任 编辑 姚 丽

策 划 编辑 徐 璐

营 销 编辑 谢 媛

封 面 设计 罗静颖

内 文 设计 罗静颖

封 面 摄影 丁锦锋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54千字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103-7

定 价 34.8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杨静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，  
这个男人为她点亮黑夜，  
让她扬帆启程。



# 目

## Contents

## 录

楔 子	/001
第一章 对门女孩	/002
第二章 单纯的清澈	/027
第三章 被收回的温暖	/043
第四章 病与约定	/057
第五章 新岁与日光	/082
第六章 无声惊雷	/097
第七章 两棵树	/111
第八章 陋巷重归	/127
第九章 升学宴	/142
第十章 黑暗的河流	/153
第十一章 遥远的放逐	/161
第十二章 白夜恋人	/178



第十三章	盛宴之下	/194
第十四章	漫长的疗愈	/211
第十五章	逆流行舟	/223
第十六章	风雪迷城	/244
第十七章	暗云	/253
第十八章	无声道别	/265
第十九章	麦琪的礼物	/276
第二十章	日暮归途	/297
番外一	除夕的他们	/314
番外二	后来的他们	/318
番外三	假期的他们	/322
番外四	岁月里的他们	/325
番外五	很好很好的人	/333
后记	愿这个故事，陪你入梦	/335

据说人的记忆从五岁才真正开始。

杨静不以为然。

她时常在半梦半醒间想起那个黄昏，橙红的夕阳照在凉席上，两个光裸的身子如蛆虫般交叠蠕动。

孙丽从齿缝间溢出半是痛苦半是极乐的呻吟，一抬眼却看见杨静正呆愣愣地站在布帘后面，咧开嘴冲她笑了一下。

杨静那时三岁，如今十三岁。

孙丽死了，她没落一滴泪。

她觉得死了很好。



## 对门女孩

旦城进入四月，阴雨绵绵。雨中的筒子楼像一条长了皮癣的灰狗，伏在蒙蒙的雾中。

杨启程在摊子上买了三根油条，边吃边走进筒子楼里。他打了一个通宵的牌，手气不错，散局时一清点，赢了三百。

刚到四楼，他就听见走廊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。

“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不讲道理？你们在我屋里死了人我都没找你赔偿呢！我家家里也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七八张嘴靠着收来的房租吃饭……我也是不近人情。这样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赶紧找亲戚把你接走。”房东说完，扭着肥硕的屁股走了，路过杨启程时，鼻子里哼出一声。

杨启程嚼着油条，抬头望去。昏暗里站着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耷拉着肩，看不清表情。杨启程认识她，是自家对门那女人的女儿。

杨启程吹了声口哨：“谁死了？”

小姑娘掀了掀眼皮：“关你屁事。”她进屋，“砰”的一声甩上门。

杨启程笑了：“嗬，脾气还挺大。”

三天后，杨启程回来再次看到这小姑娘。对面房门紧闭，她蹲在一堆破烂中间，深埋着头。

杨启程一边吹口哨，一边掏出钥匙开门。

“喂。”

杨启程停了一下，又接着吹。

“喂！”

原来真不是错觉，杨启程回头，对上一双瞪得老大的眼睛。

“干吗？”

小姑娘站起来：“我能不能在你家里住两天？我爷爷过两天就来接我。”

杨启程：“不能。”

小姑娘眨了眨眼，肩膀又耷拉下去：“我妈死了。”

杨启程惊讶：“死得这么快？”话一出口，他觉得似乎有些不敬，毕竟死者为大，便改口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怎么这么突然？”

小姑娘不答，只问他：“行吗？就两天，我爷爷来了我就走。”

杨启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鼻子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：“关我屁事！”

杨启程一觉睡到傍晚，开门出去吃晚饭，小姑娘蹲在门口。

他到外面跟缸子吃了几斤小龙虾，酒饱饭足后回到筒子楼，小姑娘还蹲在门口。

睡了半宿，迷迷瞪瞪起床上厕所，一打开门，黑暗里猛地蹿出来一道影子，杨启程吓得心一咯噔，定睛一看：“你还在？”

“我没地方可去。”大约是一整天滴水未进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嘶哑。

杨启程从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回来时，小姑娘已将那堆看不清面目的破烂堆成一团，自己歪着身子靠在上面。

杨启程驻足，盯着那灰扑扑的一团踌躇片刻，黑着脸吼道：“赶紧进来！”

进屋之后，杨启程从编织袋里翻出凉席和被子，往水泥地上一扔，不再管她，倒头就睡。

醒来就闻到一股食物的香味，杨启程抽了抽鼻子，睁开眼，却见小姑娘正往桌子上摆放豆浆油条。杨启程挠了挠头，这才想起来昨晚的事，一时悔不当初。

他洗了把脸，坐下拿了根油条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杨静。”

“居然还跟我一个姓。”

杨静看他：“那你叫什么？”

“杨启程。”

杨静将嘴里的食物咽下去，观察着他的表情：“杨叔叔。”

“老子才二十三岁！”

杨静飞快地改口：“启程哥……”

杨启程一个哆嗦。

杨静接着试探：“程哥？”

杨启程终于没意见了。

杨静：“程哥，谢谢你暂时收留我。”

杨启程看她一眼：“你确定你爷爷过两天会来接你？”

杨静顿了一下，点头：“嗯，肯定会来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杨启程瞅了瞅手里的豆浆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：“你的钱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自己的零花钱。”

“那你昨天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了啊。”

“……”

吃完饭，杨启程从衣服堆里找了件能穿的衣服，套上准备出门：“出去记得带上门。”

杨静：“带上门了我就进不来了啊。”

杨启程瞪她：“那就好好在屋里待着！”

杨启程走后，杨静扔掉垃圾，环视屋内。

屋内逼仄潮湿，没有阳光，没有刺鼻的香水味和隔夜饭菜的馊味，只有男人随地散落的裤衩背心，以及一股子若有若无的汗臭味。

她挽起衣袖，开始干活。

晚上杨启程回来发现门没关，朝里看了一眼，又立即退出去，瞅了瞅门框顶上的门牌号。

409，没错啊。

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杨启程回头，见杨静手里拿着块抹布，衣襟上全是水。杨静冲他一笑：“程哥，你回来啦？”

杨启程看了看杨静，又看了看屋里。

里面一股洗衣粉的味道，水泥地上水渍未干。随处乱扔的衣服不见了，床单被套也换了新的，巴掌大的空间被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就连那张油腻脏污的桌子，也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。

杨启程黑着脸：“谁他妈让你打扫的？”

杨静一缩脖子：“我……我反正没事干。”

“没事干就老实待着！”

杨静赶紧跟在杨启程身后解释：“我没动你的东西，只扫了……”

“床单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家里的，才洗干净的。”

“谁他妈知道干不干净，上面有病没病。”

杨静怔住。

杨启程也跟着怔了一下，他自知失言，烦躁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烟叼进嘴里：“行了行了，以后没我的吩咐，家里的一分一毫你都别动。”

杨静默默点了点头。

杨启程抽着烟，在屋里转了一圈：“衣服呢？”

“洗了。”

“都洗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老子洗完澡穿什么？”

杨静愣了愣。

杨启程又骂了一句，往颈上搭了条毛巾，去走廊的公共澡堂冲凉。洗完澡出来，他身上只穿了条内裤。恰好有个大婶儿开门出来，一惊，大骂：“流氓！”

杨启程白她一眼：“得了吧，让我对您要流氓我还得算算这趟亏不亏。”

大婶臭骂两句，摔上门走了。

杨启程回到屋里，杨静正低头数钱。她听见动静，一惊，赶紧把钱一把塞回衣服口袋。

杨启程瞥她，哼了一声：“没人稀罕。”

杨静没吭声，又缓缓地把那把钱掏出来，一张张展平。

杨启程没衣服穿，不能出门，翘腿往床上一坐，打开电视，掏出两张纸币，支使杨静：“去给我买盒盒饭。”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张，“两盒，钥匙在桌上。”

杨静立即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接过钱忙不迭地出门了。

杨启程望着她的背影，嘟囔：“该不会拿着钱跑路吧？”

十多分钟后，杨静回来了，一抹额头上的汗，将盒饭放在桌上，喊道：“程哥。”

杨启程“嗯”了一声，丢下遥控器过去。他一看，桌上不止两盒盒饭，还有一瓶冰镇啤酒。

杨启程：“倒是精乖。”

杨静忍不住咧嘴一笑。

还没笑完，杨启程说：“让你乱花我的钱了吗？”

杨静一怔，忙说：“我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你买的。”

杨启程掰开方便筷：“你有几个零花钱？”

杨静不吭声了。

杨启程飞快地吃完饭，往钢丝床上一躺：“我睡个觉，你要是敢发出一点儿声音，马上滚出去。”

杨静紧抿着两片唇，小鸡啄米似的直点头。

杨启程睡到临近午夜的时候，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杨静正趴在桌上睡觉，一个激灵，揉了揉眼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……”

“去看看衣服干了没。”

杨静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收衣服，一溜烟地跑去晒台，又一溜烟地跑回来：“还没干。”

杨启程吼道：“没干也给老子收一件！”

杨启程套上件还有些潮湿的黑T恤，嘱咐杨静：“门关好。”

“你这么晚出去干什么？”

“赚钱。”

杨静愣了愣。

杨启程瞅见她的表情，鼻子里一哼：“晚上的工作不止你妈干的那营生。”

杨静似被刺了一下，身体一颤。

杨启程懒得理她，穿好鞋迅速走了。

杨静垂着头坐回桌边，这才发现杨启程出门没带钥匙。她将凉席棉絮铺在水泥地上，闭眼躺下，可刚睡过一觉，这会儿一点儿也不困。脚步声，婴孩尖细的啼哭声，远处建筑工地上彻夜施工的机械的轰隆声……一切和以前夜半醒来时听见的声音一样，却又似乎有些不一样。

她不知是怎么睡着的，睡得异常安稳，没做那个梦。

不知睡了多久。

“杨静！给老子开门！”

杨静霍地从地上坐起来，敲门声震天动地，天花板簌簌往下落灰。她赶紧爬起来，鞋都没来得及穿，飞快地跑过去开门。

杨启程一脚踹进来，骂了句脏话。

杨静躲避不及，这一脚恰好踹在了她肚子上，钻心似的疼。她闷哼一声，倒退数步，捂住肚子，额头上霎时起了一层冷汗。

杨启程面色冷峻：“你他妈耳朵聋了是不是，喊你半天不来开门。”

杨静往后缩了缩：“对不起。”

她看出来杨启程这次是真生气了。

杨启程没理她，脱下身上的衣服，往床板上一躺。

杨静站立片刻，也不敢惹他，便拿起钥匙轻手轻脚地出了门。门合上的时候，杨启程眼皮微微一动，然而并未睁开。走廊里传来各式各样的声音，有人扯着嗓子叫孩子起床，有人大清早就开始吵架，有人架起了铁锅，一阵乒乓乓乓……

杨静捂住肚子，缓缓走向公共厕所。厕所里有一条长长的便池，拿砖墙隔作数间，定时冲水。杨静一进去就看见一个女人蹲在第一个坑位上，一边使劲一边哼哼。里面的味儿很难闻，她捂住鼻子赶紧跑出去，进了对面的公共浴室，锁上门，掀开身上的衣服，低头看了看，肚子上一小片淡淡的青色。她咬牙按了按，里面并不疼。

杨静接凉水洗了把脸，走出筒子楼。东边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巷子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她到包子铺买了两个大肉包子，站在路边吃完了，走去小卖部。

老板端着一碗粉，一边大口地吸溜，一边仰头看早间新闻：“一群孬种！有本事给这龟儿子一梭子！”

杨静站在小卖部门口，脚尖无意识地蹭着地面：“赵老板，我打个电话。”

赵老板没反应，杨静又提高音量说了一遍。

赵老板这才缓缓地将目光移过来：“自己打啊，还要我帮你？”

杨静一个箭步走进去，拿起电话机的听筒，拨了一串数字。响了数声，无人接听。她不甘心，又拨了一遍，还是无人接听。

杨静耷拉着脑袋走出去，站在小卖部的雨棚底下。太阳初升，地上出现一道瘦长的影子。她盯着自己的影子看了很久很久，又转身回去：“赵老板，拿一包红梅。”

赵老板瞥她一眼，从身后的架子上拿下来一包烟，往玻璃柜台上一扔。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零钱，数出四块钱，递给赵老板。

买完烟，杨静回到409室，杨启程还没醒。

她去晒台上将衣服都收了回来，叠好，又将地铺收起来，坐在桌边，再也无事可做，只好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然而直到中午，仍然没人敲对面的门。

杨启程打了个呵欠，醒了。

杨静赶紧站起来：“程哥，你饿了吗？我去买盒饭。”

杨启程看她一眼：“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

杨静张了张口，没出声。

“你爷爷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快来了吧。”

杨启程冷哼一声：“你不是说过肯定会来？”

杨静瘦弱的肩膀颤了一下。

“我没空管你，你赶紧走吧。”杨启程摸了摸裤子口袋，掏出最后一支烟，将烟盒捏瘪，随手一扔。

杨静咬着唇：“我没有地方可去。”

杨启程将烟点燃，吸了一口：“怎么，听你的意思是打算赖我这儿了？”

杨静眼眶红了：“不是，我真的没地方去。”

“你妈是谁送去火化的？”

“她的一……一个朋友。”

“那你去找她这个朋友。”

“我不能找他……”杨静的声音里已带哭腔。

杨启程瞥她一眼，心下明了，这位“朋友”大约就是某一位客人。他耐着性子尝试跟她讲道理：“你跟我这儿哭没用，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你住我家里，我也不方便。”

杨静抬起头，眼里蓄满泪水：“你给我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，我能帮你干活，不会花你钱的……”

杨启程第一次注意到这小姑娘的眼睛还挺大：“这事没商量。你还在读书吧？你找你们老师，老师不行找校长，总有人会帮你解决。”

杨静不吭声了，埋下头，手捂着嘴，呜呜地哭。

小女孩哭声尖而细，杨启程听得心里火气直冒：“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是不是要我像房东一样把你赶出去？”

杨静肩膀又抖了一下，猛哭了几声，走到角落里去拿那几袋“破烂”。她拖着硕大的袋子缓缓走到门口，回头楚楚可怜地望了杨启程一眼。

杨启程没有开口，静坐着抽烟。

她只好打开门，拖着袋子慢慢地走了出去。门合上的瞬间，外面骤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哭声。

杨启程面无表情地叼着烟，抽得很慢，等一支抽完，门外的哭声也停了。一切归于平静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他枯坐在床上，心里一阵烦躁。中午的日光从小气窗里漏进来，照在那张斑驳的红漆木桌上，桌上还躺着一包没开封的红梅。

过了半晌，杨启程从裤子口袋里摸出手机，准备给缸子打电话。他还没拨完号，外面就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拍门声：“程哥！程哥你赶紧跑！好像有人要找你麻烦！”

杨启程一跃而起，打开门，杨静哭花的脸上神情急切。

“谁找我麻烦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我在巷子口听见的，一共四个人，膀子上都有纹身，他们提到你的名字……”

杨启程心里一凛，将她往外一推：“快跑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杨启程几步就跑到走廊的窗户前，往下看了一眼，那四个人已经进楼了。

杨静问：“他们来了吗？”

杨启程没答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杨静急得直跺脚，二话不说，跑过去就将杨启程的手臂一抓。杨启程没想到她的手劲儿这么大，脚下一个踉跄：“干什么？”

杨静没说话，蹲在410的门口，使劲儿抠墙根下的一个老鼠洞，抠了半天，举起一把钥匙：“找到了！”

四人踏上四楼，一个嗓音嘶哑的男声“呸”了一声：“这地方能住人？瞅啥瞅？嫌命大是吧？”

杨静一只手捏着杨启程粗糙的大手，耳朵贴着门板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
很快，四人的脚步声近在咫尺，有人踢了一下对面的木门：“杨启程！给老子滚出来！”紧接着又是几脚。

有人问：“不在？”

四人商量一阵，正打算走，突然有人说：“确定是在409？”

杨静心脏一紧，手也跟着攥紧了。杨启程低头看了一眼，她的五指细细白白的，和他古铜色的皮肤对比分明。

“应该是吧，我记得是409啊。”

“把附近这几家都敲一遍！”

杨静赶紧远离门板：“里面有个衣柜，你躲起来，我来开门。”

杨启程站着没动。杨静急了，使劲把他往里推，然而只来得及将他推到帘子后面，敲门声就已经响起。

杨静回头叮嘱他：“你别出声！”杨启程有些想笑，用力憋住了，点了点头，想看看她会怎么应对。

杨静深吸一口气，不紧不慢地打开门，仰头瞅了一眼，皱眉道：“我妈不在，你们改天再来。”

四人大笑：“你妈去哪儿了？”

“火葬场。”

“去火葬场干什么？”

“投胎。”

四人面面相觑。

有一人探头往里看了一眼：“里面都搬空了。”

为首的“嘶哑男声”低头看着杨静：“你要搬家？”

“死了人的房子，晚上闹鬼，当然要搬。”

屋里暗沉沉的，没半点人气，“嘶哑男声”一挥手：“走吧，去看看408。”

杨静面无表情地将门合上，又扒着门框听了一阵，确定人都走了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走到帘子后面：“程哥，他们走了。”

杨启程再也憋不住，猛笑一阵：“我说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杨静不明所以：“十三。”

杨启程又笑起来。他想，这小姑娘有些早熟，他十三岁的时候还在上树掏蛋下河摸鱼，杨静可比他有本事多了。

午后的日光照进来，空气里金色的尘埃飘浮。

杨静站立片刻，走到床对面的水泥墙跟前。墙上拿粉笔划了一道道杠，她将后背靠上去，手掌紧贴自己的头顶，仰头看了一眼，仍然只到最高的那道。

杨启程没说话，抬眼看她。

杨静比完身高之后，捡起垫椅子腿的小半块红砖，将墙上的杠几下涂掉了。她扔了砖，拍拍手：“走吧。”

十三岁的小姑娘，还没开始发育，套着件半新不旧的T恤，像根豆芽菜。一把稀疏的马尾辫，发色枯黄。

杨静往外走，杨启程却站着没动。

杨静走了两步，停下来回头看他，困惑地问道：“程哥？”

杨启程抓了抓头发，突然十分想抽烟，不知怎的就想到了自己桌子上的那包红梅。他嘴里骂了一句，掏了掏裤子口袋，摸出一枚硬币，丢向杨静。

杨静伸出双手接住，疑惑地看他。

“两分钟，给我下去买个打火机。”